

雷海宗對於中國上古 政治思想的議辨

王爾敏^{*}

若談起政治思想，在上古中國就是所謂王道思想，但二者却並不相等。政治思想一詞，是廣義的全面的，而王道思想乃是諸般政治思想中的一種，相反而言，尚有霸道思想，俱應算是政治思想。本文標題是現代格式，而涉及談論上古政治思想，都必須談王道或霸道。要看雷海宗的選擇，他所談的却全是王道。

雷海宗一生任歷史教授達三十五年，而多數是主講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今稱西洋通史）。

雷氏談王道原是中國通史中必要講到，而雷氏識力所長是以專文發表出來，其文題為「孔子以前之哲學」。在這篇文章中，自是專談王道思想，而且也是此一文中一小節目。

雷海宗先生與我業師同輩，我是後生晚輩。而今要談起王道，我却敢攀附雷氏為同道，因為我早在中央研究院退休之前寫成有三篇文章是談論中國上古之王道思想。冒昧附驥雷氏，在此不便多敘，僅提示三文題目，略作說明，以求教於方家。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退休。

第一篇「中國古代存祀主義之國際王道思想」。史料取材於《史記》周本紀武王克商後，分封前代已亡之國，而加封其後人以存其祀。孔子稱其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謂為王道之大者。

第二篇「先秦兩漢之自然生態保育思想」，此文取材甚廣，但頗看重戰國初年孟子的主張，孟子看重生態之保育，稱之為「王道之始也」。我定之為王道，那是取自《孟子》書。

第三篇「中國古代之開放關市與自由商旅思想」。我寫此文取材於《周禮》、《管子》最多，尚有他書，而重心放在《孟子》書中勸說齊宣王之重民使賢，可以使天下之士願立於王之朝，天下之民願耕於王之野，天下之商願藏於王之市，天下之旅願出於王之路，天下之民而願為王之民。如此勸諫，亦是孟子之王道思想。

雷海宗先生是長我一輩的史家，他比我的業師郭廷以夫子要大兩歲，我豈可不加意崇敬。事實上雷氏也有心議敘中國上古之王道思想，出手即表現高瞻遠矚，深心大力。顯現出一個大史學家的功力所在，令人不敢輕視。

雷海宗涉論中國上古王道思想是取材於《尚書》中的一篇「洪範」，完全不同於鄙人所寫上古三篇之王道思想，而氣魄鴻大，遠在我之上。鄙人故乃願為之暴表於世，肯定其學術貢獻。下面即就「洪範九疇」作為探討主題。

雷海宗謂中國上古王道思想，乃取材於《尚書》中的「洪範」一篇。由於雷氏著文是講「孔子之前之哲學」是 1932 年刊布於《金陵學報》。¹談「洪範」只是大文中之一部分。故而他行文之間是直接標取「洪範」九疇內容，却省略載述「洪範」一篇前端尚有序文，此是一種簡化手法。不過不讀前面小序，就無法令人知道這「洪範九疇」的來歷。鄙人願自《尚書》中所載「洪範」的小序，

¹ 雷海宗，〈孔子以前之哲學〉，《金陵學報》，2：1（南京，1932），頁1-19。

使學者得以明察，並且我亦要作一點推斷分析，可以讓我們後學猜想「洪範」是何人能創出如此偉大的文獻。茲附抄「洪範」前序如次：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洪範」中這一段小序中，說得很明白。其中所謂洪範九疇是上天所畀，自然無人相信。但在上古宗周朝代，天命論為統治權所倚恃。這一切俱是天帝所畀賦，王位雖尊貴，上面還有天帝監察。古代乃至歷代帝王，必以天子自居，天命之說深入人心，所以統治天下，必須奉天子之運。

我們閱讀洪範的前序，問題也就隨著來了。誰也不相信天帝畀賦洪範九疇。一定是有高才遠識並且抱有雄才大略之人纔會深思謀畫，創出這一篇「洪範」九疇。

在武王克商之初，立即要思考周王朝天下如何長治久安，刻不容緩，不能疏忽。這篇洪範能不是武王所想出來的嗎？這是第一個層次。周武王在位不久，乃有周公他在輔助成王統治天下。若果武王未能早先想出一套治國大法，當由周公思考而想出洪範一套大法。似乎也有可能。或者武王在世之時先與周公共商治國之道，最有可能。這是第二個層次。

接下去看，武王得國不久即去世，乃由周公輔佐成王治理國政。前已講到周公所憑恃的治國之術就是洪範九疇。應是立即付諸實施。

隨之我們會想到，假如周公並未發明洪範之治國之法，而成王以下諸王如昭王、穆王、厲王、宣王等，能有人設想出洪範九疇嗎？我判斷後世學者決無人認定在成王以下各王，並不會有一位王能設想出洪範來。這是第三個層次了。

接下來再看，平王東遷，已是春秋時代，有二百四十年歷史。在文獻上除有《春秋》一書外，又有《左傳》和《國語》，使後世學者對這一時期認識最為深切。但是大聖人孟子書中講到春秋時代，只提到兩個人，就是齊桓公和晉文公。其實這也是後人最樂道之史實。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聲威烜赫，名垂千古。晉文公也大會諸侯，抵抗秦楚。而其連續三四代皆為霸主，亦是聲威蓋天下。至此須作一點說明，齊桓、晉文之能為各諸侯遵從加盟者，是因為他們做盟主提出一個重要口號，就是「尊王攘夷」。淺白說，是必須尊崇當時的周王，對抗周圍的夷狄。周室此時王綱已墜，齊桓晉文出而號召尊王，會不會還有周王能創生一個洪範大法呢？想來是決無人相信。至此就算到了第四個層次了。

當 1932 年雷海宗提出「洪範九疇」這一論題時，也正逢國內疑古派紛紛倡說撻伐醜詆中國古人和撻伐上古史乘最激烈之時。在此期間，有人倡說「洪範」這一文獻，成於戰國後期。雷海宗却不謂然，乃在其大文中用小註申說，大力批斥。當引舉雷氏之言以供比觀：

近來有人頗疑《洪範》為戰國末期陰陽五行家的作品。殊不知戰國末期的五行家決不會寫出這篇與五行說完全無

關的《洪範》來。²

鄙人自是服從雷氏之說。到此為止，應該說已達於問題的第
五個層次了。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分析雷海宗的王道思想陳述，上面已提到
他是以洪範九疇作為取材要則。

雷海宗論及洪範九疇，僅倡及標示某一疇原有詞目，而九疇
詞目是只有兩字，只有第九疇是四字。這且不表，而雷氏引論洪
範九疇亦決不引《尚書》原文。看來此是省筆之法，值得後人仿
習。

鄙人學得省筆之法，在文中決不代雷氏轉述他對於每一疇的
議辨。尚祈識者鑑諒。

一、五行：水、火、木、金、土。這是物質世界的五種原料，代
表天道或物質世界。人君必須明白五行之理，善用五行，以
治天下。（雷氏原文）

二、五事：貌、言、視、聽、思。這是天子五種行為的表現。代
表人道或倫理世界。天子「貌恭生肅」、「言從生義」、「視明
生智」、「聽聰生謀」、「思睿生聖」。

三、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這是天子
按人道（五事）以理天道（五行）所行的八種國家大事。代
表天人（物質與倫理）合一之王道。這八政我們又可分析為
三類：

1. 三政：食就是農業，貨就是工商業，祀是神人關係，並且
是求食求貨或謝食謝貨所必需的禮節。這三政可說是國家的
根本。是天子下對人民（食貨），上對鬼神（祀）所必須

² 雷海宗，〈孔子以前之哲學〉，頁19。

履行的責任。前二者是人生所必需的經濟條件或物質條件，後者是人生所必需的宗教條件或精神條件。(雷氏原文)

2. 三官：這是三政以外三種次要的國家大事。司空專司一切公共事業，如開河治水之類。司徒總司一切養民教民之事。司寇是司刑事。這三官的職司天子也須監督。(雷氏原文)

3. 二國際：這是兩種不可免的國際關係，就是天子與諸侯的關係。「賓」是迎客出使的事務，是國家和平時的外交關係。「師」是行軍征戰是國家衝突時的戰爭關係。這兩方面天子皆須注意，纔能維持他的地位。(雷氏原文)

四、五紀：歲、月、日、星辰、歷數。這是五種普通的天象，可用以觀察八政是否完全實行。八政若行，則五紀皆不出常軌；不能，則天象必亂。

五、皇極：皇極是上天授與天子之王權，使王能作民之父母，以為天下王。王行八政皆靠天賜之皇極。(雷氏原文)

六、三德：正直、剛克、柔克。這是天子參合天人的三種方法。是實行皇權時所須隨機應變采用的政術。天下太平，天子則采用「正直」手段。天下變亂，天子則采用決斷的「剛克」手段。天下亂而復治，天子則采用懷柔的「柔克」手段。

七、稽疑卜筮。天子治國，往往遇見疑難不能解決的問題，於此情形下，可用卜筮二法敬問神明解決疑題。

八、庶徵：雨、暘、燠、寒、風、時。這是王道行否之自然界的最後徵兆。五紀只代表一般的天象，只能指示大體。至於王道各部完全成功與否，須詳細觀察四時變化天地氣候之邪正，然後方能決定。若一切自然界的變化都按常軌進行，那就是王道亨通的徵兆。反是，那就證明王道不行。天子須重新修德努力。(雷氏原文)

九、五福六極：這是王道行否之人事界的最後徵兆，也可說是王道的總結果。王道若行，天必降五福為酬報：「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王道若不行，天必降天極為懲戒：「凶短折、疾、憂、貧、惡、弱。」假若降六極，天子仍不悔悟，天就必要奪回天命而另命他人為天子。（雷氏原文）

雷海宗對他所論「洪範九疇」，講述之後，又作一個簡短總結，茲當仍以雷氏所言，引敘如次：

總括言之，「洪範」以及《周書》各篇的思想，可說是天人合一的政治理想。人事若治，則天事必行，自然變化必可不失常軌。同時天子若欲治人事，必須先明天事，先明一切自然之理。天子之人事行，則受福而長保天命。反是，則受禍甚且失天命而喪天下。（雷氏原文）

非偷懶取巧。若可使人對原文認真深入識辨。敬祈鑒諒。

綜合以上，第一，雷海宗學識淵博，識斷精審，向所欽服，豈敢代雷氏申敘，定使其大作減色。如同道中加以糾正責難，我自接受領罪，絕無爭辯。第二，今世識時務之俊傑，大多出身東施大學，追摩洋人維肖。且當民國初年疑古風氣正盛，豈會看重雷氏宣述上古王道？必定視為陳舊落伍。第三，中華民國肇建之後，學者還能談王道嗎？我以為王道是廣義之詞，上古由帝王承擔重責，而入於民國仍須由政治領袖當國者承擔大責重任。如孫中山，引述孔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個天下已是眾民之天下，故孫中山特別專文只言「主權在民」的意見。孫氏自己亦自稱「公僕」，天下為公自然是對全國人民而言。第四，王道的反面乃是霸道。當今天道未行，而霸道却橫行天下。霸道已行之兩三世紀，乃是帝國主義之餘孽。十九、二十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盛行，以侵略他人為能事，降之為其殖民地，搜刮當地之

物產財富，奴役當地之人民，甚至加以屠戮，非洲、澳洲、亞洲、南北美洲，俱受其壓榨凌虐。可謂罪惡滔天，但他們貪欲逐逐，各居霸權，終於招致兩次世界大戰。此是歷史之必然性。歐洲帝國主義者各擅殺伐彼此削弱對方，終於元氣大傷。若英、法、德、俄無不免於降低氣焰，欲振乏力。惟有美國得天獨厚，接棒做起霸道國家。六十年來獨霸世界，氣勢正盛，仍有吞併世界的趨勢，無人能測知其未來。